

# 遊臺隨記

## 山野蠻人

從新加坡飛往臺北的航班在茫茫的南海上空掠過，俯視窗外，萬里晴空，一望無際，珍珠般的珊瑚小島鑲嵌在蔚藍的大洋之中，一片太平，絲毫都感覺不出時下在南中國海正上演著一場充滿火藥味的大戲。也許對於上蒼，人類的一切所作所為，除非驚天動地，一般也都懶得理會，如老聃所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又是四年一度世界盃足球大賽了，蠻人算得上是個體育迷，可對足球這玩意兒就是提不起興趣，自然不會在乎這舉世為之瘋狂的世界盃。中國足球已死，其他球隊與我何幹？唯一讓我糾結的就是我這四年一篇跟世界盃同步的所謂遊記了。我記遊記，始於〇二年孟加拉和印度之行，接著是〇六年的意大利漫遊和一〇年時西伯利亞的貝加爾湖行，原來只是興趣使然，現在卻似乎成了累贅。

過去這四年我去過的地方還真不少，遠至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和智利、中東和歐美，近及周邊的印度、馬來西亞、印尼、斯里蘭卡和馬爾代夫。雖然有的旅途很有意思，但因與我的遊記周期不合拍，也就懶得費神費力去寫去記了。這次跟內人和幼女相伴臺灣之行，休閒度假為主，借機再杜撰一篇這所謂的遊記充個數吧。

## 初識臺灣

我這是第四度來臺，每次來臺灣感覺都很好。作為閩人，對臺灣也許天生就有某種親切感。也許反之亦然，當初蠻人只身從中國去美國貢薩格大學求學時，整個學校唯我一人來自中國大陸，文化沖擊、語言不通，水土不服自然可想而知，在我困難的時候，是一群臺灣同學幫了我，蠻人至今還心懷感激。

臺灣的人文和習俗與彼岸的福建大同小異，甚至更為傳統。幾次來臺，身受感同，這裡的人與人之間相處相當和諧，當地百姓十分善待像我這樣的陌生訪客。蠻人天性好靜，對大城市沒有特殊感覺，大多時間都留戀在鄉野山水之間。臺灣的山水和鄉村雖然不像瑞士那麼詩情畫意，但因保護得當，處處也盡顯自然本色。我遊臺灣，選擇下榻落腳的地方也大多是住家開設的民宿，這裡的民宿真的讓人賓至如歸。

蠻人三年前與內人遊臺時，選擇的是駕車環島一周。我們先是從高雄出發南下至屏東的南回公路，再翻山越嶺東去太平洋西岸，一路殺到臺東的太麻里金針山。下了金針山，我們便沿

著太平洋西岸北上到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再從太魯閣取道著名的蘇花公路去宜蘭蘇澳港，然後經臺北繞道島西，一路坦途回到高雄，沿途歷經臺灣全島除了基隆和南投以外的所有縣市。



太麻里金針山的孟棕竹林步道



太魯閣布洛灣山月村的『我們都是一家人』

雖說金針山上漫山遍野的忘憂草，蔥蘢翠綠的林蔭步道，撲朔迷離的茫茫白霧，讓人留戀忘返；雖說太魯閣的橫貫公路兩旁疊嶂蔽日，流石天降，危機四伏，讓人心驚膽戰；雖說帶有濃濃原住民原始風貌的布洛灣山月村四面環山，煙雲裊裊，令人心曠神怡，太魯閣族小孩天真無邪的表演，兢兢業業，返璞歸真，令我們為之動容；但至今還讓我們難以忘懷的卻是那險象環生的蘇花公路。

蘇花公路源起清末閩籍欽差沈葆楨開山撫番時修築的蘇花古道，連接蘇澳和花蓮，沿途不少路段是修在太平洋岸邊懸崖上，有些是從峭壁中硬鑿出來的，路的一邊是高山峻嶺，另一邊是萬丈深淵。當我們從花蓮驅車沿著蘇花路北上蘇澳時，適逢風鳴電閃、雨霧交加，方丈之外難見蹤影，沿途時有山洪石流，時有路基崩塌，從危崖絕壁下望滔滔大洋，讓人觸目驚心，不寒而栗。就在我們上次來臺前不久，便有一輛滿載大陸遊客的旅遊巴士從蘇花公路墜入太平洋谷底，至今屍骨無存。

## 挺進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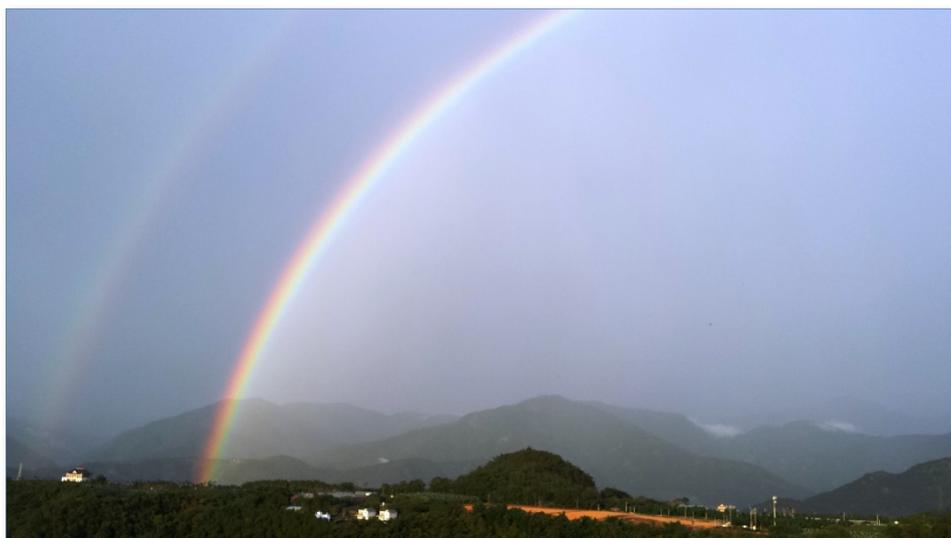
我們這次來臺，選擇的是挺進中央山區。到達臺北後，我們只是稍作休整便乘高鐵南下臺中，然後由臺中直接前往南投縣的埔里鎮，訪問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的林教授。林教授原是我在新加坡的同事，因為喜愛埔里的山水、人文和氣候，兩年前便毅然決然地偕同他的畫家夫人來到埔里過著桃源般的生活。

埔里雖小，但蠻人對它的名字並不陌生。當年蠻人初去美國時，臺灣同學就跟我大力推薦過臺灣的名產：『新竹米粉』和『埔里米粉』。蠻人平時偏愛米粉，常被老婆戲稱為好食米粉的豬，只要是米粉，無論佐料多寡，如何清煮烹炒，皆可吃得津津有味。說來我跟埔里的暨大也算有些緣份，八六年暑假在紐約時，我的叔公曾帶我去曼哈頓唐人街的中華公所拜訪一些僑領和華人圈中一些頭面人物，當時他們正在醞釀輔助臺灣創辦一所帶有華僑色彩的暨南大學，當他們知道我是剛從廣州赴美時，便向我了解在大陸的暨大情況，沒想到二、三十年後，我還會親身造訪這所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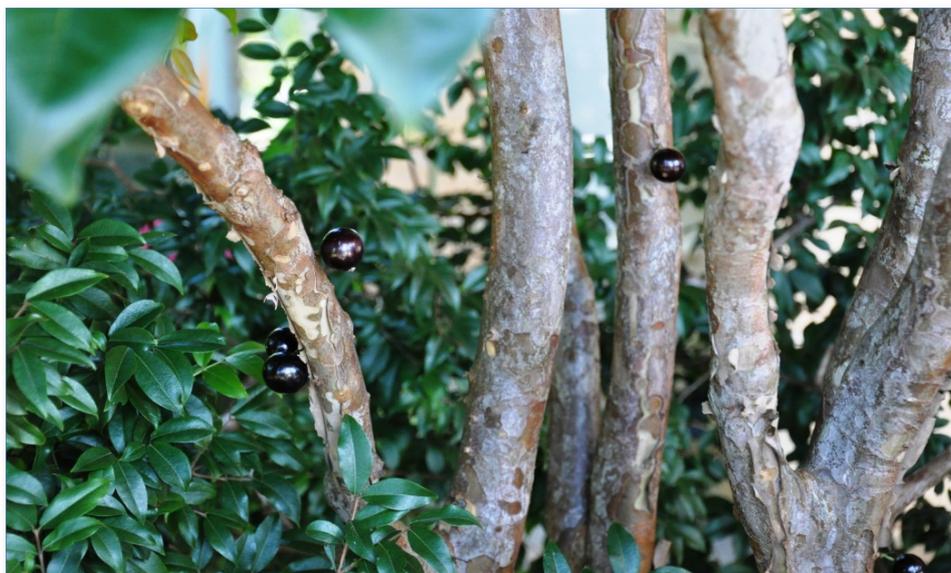


臺灣地理中心——埔里鎮

埔里鎮的地理位置大中至正，地處臺灣中心點上，四周環山，氣候宜人，全鎮區區幾萬人卻擁有幾千座道觀和寺院。埔里的歷史應該是頗有故事的，單從鎮中的『成功里』和隔鄰的『國姓鄉』地名之中就不難想象這一帶一定是明末清初鄭氏父子經營的要地。南投縣『二二八事件』烏牛欄戰役紀念碑『圓而不圓』也坐落在埔里鎮外的愛蘭橋橋頭，二戰後的民國政府和臺灣當地住民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所引發的二二八事件是臺灣幾代人的魘夢和切膚之痛，幾十年來圓而不圓，揮而不去。



埔里的彩虹



景上景的樹葡萄

我們入住的民宿『景上景』位於『桃米里』和『成功里』之間的『種瓜路』旁，剛好坐落在分水嶺上，緊挨盛產螢火蟲的『草湳濕地』。從景上景可以遠眺磅礴起伏的中央山脈，近觀



連綿不斷的綠翠丘陵，群峰眾嶺層疊不窮。我們的運氣超好，當我們剛剛入住景上景不久，山的那一邊便開始漸漸浮現出一幅巨大的彩虹，如飛龍在天，呈天健地坤之象，轉眼間便映入我們的眼簾。蠻人頓時心情大好，一邊慢慢享受著主人給我們準備景上景特有的奇果香點，一邊欣賞眼前這難得的麗景山色。

景上景的老板和老板娘熱情好客且健談。謝姓老板娘能幹且隨和，對外交流和採購樣樣都行，廚藝也不俗，平時準備的早餐和點心豐富多彩，為我們和暨大同僚特別烹制的晚宴既有臺灣當地特色，也頗有西式和日式韻味。她還幫著我們安排接下來行程的車行住宿。蕭姓老板事業有成，坐擁一家上市公司，也曾在大陸經商設廠，當企業步入正軌之後，他便激流勇退，撒手讓專業管理人員經營他的公司業務，自己則選擇過著閑雲野鶴的生活，很是灑脫超然，與世無爭，全心打理景上景民宿。

我們這次臺灣之旅似乎跟彩虹很有緣，當隔天林教授夫婦陪伴我們遊覽『觀音山』瀑布時，我們在深山密林中再次跟彩虹偶遇。觀音瀑布從山頂絕處飛流直下，如一把利劍投擊在瀑布下的深塘之中，激起嗡嗡的巨響蕩回山谷，雪白的浪花散珠噴霧，日光之下璀璨奪目。在我們離開之際，剎那間在瀑布口又一次出現了一座迷你虹橋，隨著湍急水流懸掛在溪谷的上空。最有意思是一條不請自來的黑色野狗，從山下一路陪伴我們逆流而上直到瀑布源頭，途中時而引路，時而斷後，還時不時領著我們去觀賞一些“景點”，儼然象個盡忠職守的向導。作為回報，我們回程時在山腳下一個路邊攤中弄了只現烤的土雞來犒賞它的神奇。只是香噴噴的烤雞實在是太誘人了，我們自己也情不自禁地一起跟著大快朵頤。



觀音瀑布的虹橋



文文和不請自來的『向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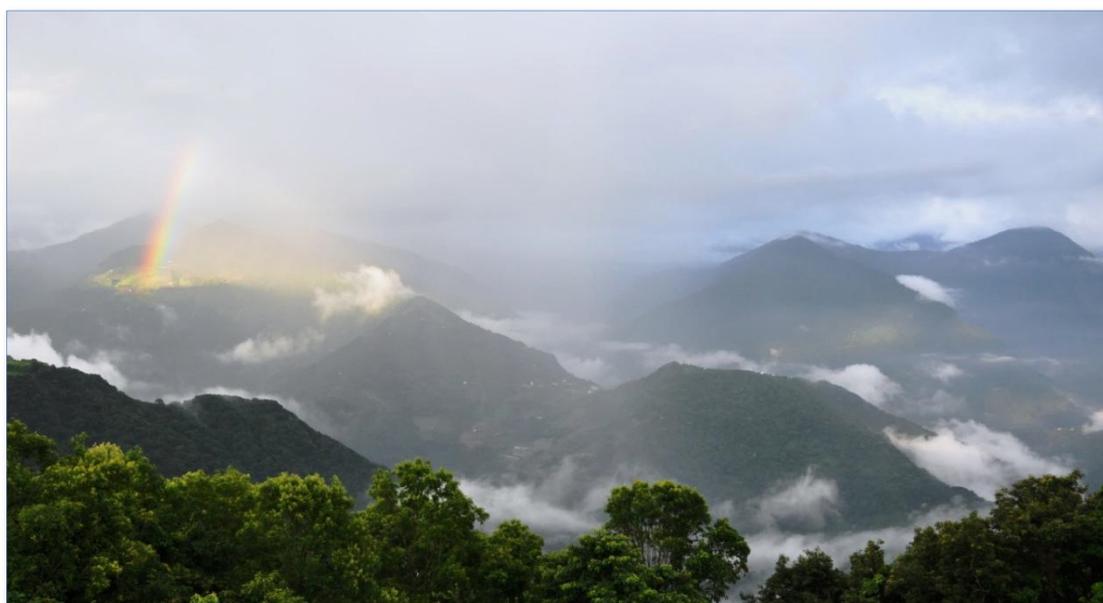
讓我們心曠神怡和留戀不止的還有景上景附近的『種瓜坑』。從景上景前的佛門修院經草湍濕地，沿著『種瓜坑溪』的潺潺溪流緩緩而下，漫步十來里路，便到幽谷深處的種瓜坑。種瓜路沿途兩旁樹木茂盛、郁郁蔥蔥，特別是那苗條清瘦的檳榔樹，整整齐齊地排列在陡峭的山坡上，如鶴立雞群，出類拔萃。山谷的深處人煙稀少，蟬鳴不絕，鳥語花香，好一片世外桃源。護衛我們出行的兩條景上景看家狗，一黃一黑，它們就像哼哈二將，一前一後緊跟著我們悠悠地步入深谷，前面開道的大黃狗不時便豎起大耳、洞聽密林中的風吹草動，偶有異常，黃黑二犬便一唱一和吠嗥不已，引得各路野狗遙相呼應，一陣狂叫，四處回蕩，直讓人全身發毛。

從埔里鎮乘車北上，很快就進入臺灣的中央山脈，到了『仁愛鄉』之後，山坡驟然間便險峻了許多，高山上的天氣說變就變，剛剛到處還是陽光明媚，轉眼間便來了場傾盆大雨。我們的計程車時而跨橋越谷，時而穿雲過霧，小心翼翼地貼著狹窄的公路盤山而上，過了中段的『清境農場』，直奔中央山脈的合歡山景區。合歡山巒位於南投縣與花蓮縣的交界地帶，周圍有合歡主峰、東峰、西峰、南峰、北峰以及合歡尖山、石門山等海拔三千米以上的諸多山峰，山勢磅礴，山色秀麗，山中盛夏毫無暑氣。沿著中部橫貫公路繼續前往花蓮，便可直達聞名遐邇的太魯閣國家公園。路上不時會遇到從花蓮騎車上來的腳踏車大俠，準確地說他們大多是推著車上山的，但他們的精神和毅力讓蠻人欽佩不已。

清境農場不清靜，遊人眾多，喧鬧吵雜如嘉年華會，特別是從蒙古國遠道而來的男女騎士，他們表演高超的特技馬術，精彩詼諧，逗的是眾人前俯後仰，贏得大家的掌聲不斷。農場原來多由滇緬一帶的國軍退伍老兵開墾和經營，故當地的菜肴大多以雲南風味為主，滇緬餐食遍地皆是。農場的景致倒也別具一格、氣候亦十分宜人，夏季盛產水蜜桃和蘋果，色艷味佳，農場內的『青青草原』紫翠疊重，遍地綿羊。



中央山脈石門山頂



清境農場的巨虹

我們下榻的酒店『夢幻山林』步行可到青青草原，規模不小，背山面谷，錯落有致。我們這次旅程可以說是“虹”運當頭，四天之內三遇彩虹。在入住酒店後的當天黃昏，我們有幸再度目擊一幅絢麗無比的超級彩虹。當時我們正在客房的陽臺上安閑自得，一邊品嚐武夷野茶、清境蜜桃，一邊觀賞群峰煙雲、西山余輝。在不經意之時，前方山峰驟然間拔地而起蹦出一幅萬丈的巨虹，彩虹首尾燦爛奪目，霓虹間歇若隱若現，猶如蛟龍橫空出世，連綿跨越幾十座山峰。驚得我們頓時是目瞪口呆，狂呼不已。

嗚呼，夢幻山林，不虛其名！

## 雞籠山下

我們接下來的行程可以說是漫無邊際，在山裏呆久了，只想在臺北附近找些靠海邊的去處遛達遛達，消磨剩下的旅程。在埔里時，景上景的老板娘謝大姐通過她的聯絡網熱心為我們推薦了一家位於臺灣北部『金瓜石』旅遊區的民宿『我們的家』。民宿的名字取得別致，座落在雞籠（基隆）山腳，沿著後山坡抄近路拾級而上，步行十來分鐘便可到達『九份老街』。『我們的家』很有“家”的韻味，清靜典雅，室內布置古香古色，清晨推窗即可望觀從太平洋冉冉升起的日出。客廳則是相當洋氣，琴棋書畫該有的都有，早餐和下午茶也是洋味十足。郭姓老板退休前曾就任於基隆一家智障學校，長期從事智障人的特殊教育，退休後便移居到此，一家三口一同打理『我們的家』，招待像蠻人這樣腦殘的八方來客。



『我們的家』

九份和金瓜石依山面海，絕對是塊皇天后土、風水寶地，墳場墓地比比皆是，大小墳墓井井有序，與比鄰的鄉里山村渾然一體，今人古人雖是明暗較勁，倒也和諧共處、其樂融融。據一個喜嚼檳榔的黑牙計程車司機說，九份古時住有九戶人家，由於地處偏僻和交通不便，每次派人進城趕集後，所有的貨物都要平分成九份，久而久之，『九份』便因此得名。現在的九份遊人繁多，老街上處處人山人海。

金瓜石則自然與金子有關，這一帶曾經盛產黃金，素有『東亞第一金都』之稱。日占時期日本人在金瓜石大量開采黃金，金瓜石地區居民激增，社區日益繁榮，燈紅酒綠賽似當時的上海。誰知時過境遷，八十年代經濟蕭條後，這裡的黃金產量驟降，從此一蹶不振，現如今幾乎是全面停產，到處都是斷垣殘壁。在二戰時期，金瓜石產的黃金對日本帝國建立所謂的『大東

亞共榮圈』貢獻良多。其實，在二戰時的日軍中，不乏有大兵是從這裡被輸送到東亞和南亞各國的。



輝煌一時的金瓜石煉金廠



深澳港黃昏

繁忙時的九份老街人聲鼎沸、水泄不通，若不是被迫無奈，打死我也不會光顧這種讓人鬧心的地方。然而讓我自己都吃驚的是，我竟然還很有耐心地一下午逛遍了整條老街和它的小巷眷兒。老街的街道狹小，相當有年代了，不過托眾多像我這樣腦殘的遊客之福，老街的今天應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來得繁華。老街深處有座小有名氣的茶樓，有關臺灣吃喝玩樂的書在介紹



九份老街時都少不了它。茶樓的價碼不匪，可惜服務和茶水卻很一般；茶樓的環境嘈雜，實在讓人難以靜下心來細品茗茶。

從茶樓附近的『戲如人生』餐館頂樓望著街上漸漸消失的遊人和前方漁港的日薄夕陽，蠻人恍惚間意識到燈火闌珊的九份老街其實別有韻味。蠻人臆想中的黃昏老街，行人無多，煙雨蒙蒙，素傘下一婀娜女子在細雨中漸行漸離，遠處的寺院、鐘聲悠悠，水上的客船、燈火零星，惚兮恍兮，一幅姑蘇風情、江南水墨。

二〇一四年夏